

宋刻《蔡九峰书集传》 与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

丁 瑜

《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》

宋淳祐十年吕遇龙上

饶郡学刻本

蔡九峰，名沈，字仲默。福建建阳人。其父蔡元定，字季通，为南宋理学家朱熹之弟子。蔡沈与其父均系朱熹门人，俱为“程朱学派”的主要传人。宋理宗庆元二年（1196）外戚韩侂胄与宗室赵汝愚争权，各树党羽，相互倾轧。韩侂胄借机兴“庆元党禁”罢逐理学家。韩党监察御使沈继祖劾朱熹“十罪”，诋蔡元定佐朱熹为妖。谪元定至湖南道州编管。蔡沈随父到达谪所，跋涉数千里不以为苦，日以研讨理学为常事。当地士人慕其名听讲问学者络绎不绝。庆元四年元定卒于谪所，蔡沈护柩回里，隐居建阳九峰，潜心著述。次年，受朱熹指授，撰著《书集传》。历经十数年，写成《集传》六卷、《序》一篇（卷）、《答问》一卷。书成未及刊刻，蔡沈逝世。理宗淳祐七年（1247），蔡沈次子蔡抗，官参议郎秘书省著作佐郎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，为表彰其父之学，特将《书集传》缮写誉清，装成十二册进呈，蒙受理宗召见，并于延和殿面对答问。理宗又诏令中书后省评定。修撰兼侍讲赵汝腾奏称：《书集传》“义理周浹，事证精切，多诸

儒之所未讲，足以垂世传远。其书宜藏之秘阁，以俟圣天子缉熙正学之需”。至淳祐十年上饶郡学学官吕遇龙为倡导蔡氏之学，始刻《书集传》行世，是此书第一次官刻本。此后《蔡氏传》极为盛行，元、明两代均立蔡氏《书集传》学官，科举考试《尚书》必以《蔡氏传》为本。《元史·选举志》称：“经义一道，各治一经。《诗》以朱氏为主，《尚书》以蔡氏为主”。明代科举定式规定：初场试《四书义》三道，《经义》四道；《四书》主《朱子集注》，《书》主《蔡氏传》。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《蔡氏传》亦有较高的评价，称其“疏通证明，较为简易，且渊源有自，大体终醇”。

自宋迄清六百年间，《蔡氏传》刻版多次，其中不乏善本，如宋代官刻有蜀本；元代坊刻有双桂书堂本、德星堂本；明嘉靖间吉澄刻本等。近年明、清佳本已不易得，宋、元刻本更是拱壁难求。而北京图书馆藏宋上饶郡学刻本犹灵光岿然，堪称稀世之珍。

此宋本每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，注双行，字同。左右双栏。版心上记字数，中记书名，下记刻工姓名，黑口。刻工有刘子和、华琇、曹珪、毛亨父、吴山、王嵩、周亮、王昌、李信等人。宋所讳琐、慎、敦等字，均缺末笔。各卷卷尾镌有“淳祐庚戌季秋金华后学吕遇龙校正刊于上饶郡学之极高明”二行题记。此书雕镌精湛，字画疏朗，为南宋江西刻本中之上品。其内容于《书传》正文之外，尚刊有《进书表文》、《延和殿面对纪实》、《后省看详文》。均为后世通行本所未载。尤可贵者尚有当时著名学者黄毅然和朱熹之孙朱鉴手书上板之跋文。朱跋不足百字，叙成书之始末简要明晰，缅怀先人与作者之情极为深切。黄跋写于绍定壬辰五年（1232）。跋称：

“右《书传》六卷《总序》一卷。文公先生门人九峰蔡先生所集也。始《书》未有《传》，分命门人纂集，莫可其

意。乃专属之蔡九峰，其说出于一家，则必著姓氏。至于行有删句，句有刊字，附以己意为之缘饰者不复录，用《诗集传》例也。文公既歿三十年而后始出其书。”

跋文叙撰写之缘起和体例，以及刊印之经过甚详。

此上饶郡学本，传世仅此一帙。乾隆间曾为怡府收藏，钤有“安乐堂藏书记”印章可证。安乐堂为怡亲王弘晓藏书室名。怡府藏书多得自康熙初年著名藏书家徐乾学、季振宜两家，其中颇多精槧名抄、宋元旧刻。怡府藏书保持百余年，迄未散失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慈禧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发动“祺祥政变”，处死怡亲王后裔赞襄政务大臣载垣。怡府藏书亦随之散出。大批珍籍多归山东聊城杨以增。以增，字益之，道光壬午（1822）进士，官至江南河道总督。平生收集藏书数十万卷，构海源阁为藏书楼，为晚清北方第一藏书大家。其子杨绍和于同治间续有增益，撰《楹书隅录》五卷《续编》四卷，为研究版本目录学的重要参考著作。此宋本《书集传》钤有“东郡宋存书室珍藏”一印。海源阁藏书于民国初年陆续散出。此本乃北京图书馆于天津采访入藏。现已辑入《古逸丛书三编》影印出版。

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 宋淳熙抚州公使庠刻绍熙四年重修本

《春秋公羊传》旧题战国公羊高撰，是儒家经典《春秋三传》之一。《公羊传》先以口述讲说流传，汉景帝时公羊寿和胡毋生始写于竹帛成为书卷，为今文经学派的代表著作。

《公羊传》行世之后，受到西汉历朝帝王的重视。故有“汉武帝雅好《公羊》，尝召太子受《春秋公羊》”的记载；汉宣帝时又有立严彭祖、颜安乐为《公羊》博士，传人多至百余家的情况。逮至东汉明帝时，古文经学家贾逵上书倡立《左传》，至汉章帝建初四年（79），于京都洛阳白虎观与今文经学家李育相辩难，从而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。《公羊》之学在此影响下，逐

渐由盛而衰。到东汉末年灵帝时，今文经学家何休鉴于众多研治《春秋》的学者“违背经义，任意反传”，或“援引他经，失其句读”，以至出现“《公羊》可夺，《左氏》可兴”之势，遂依胡毋生条例系统阐述《春秋》之微言大义，撰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十二卷。另撰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谷梁废疾》等。世人称之为“何氏学”。其著作除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（以下简称《解诂》）传世外，其它均亡佚不存。按何休字邵公，任城樊人（今属山东省曲阜市）。其父何豹，官少府。休以父荫召拜郎中，因不乐仕进，辞归乡里，精研六经，专心著述。太傅陈蕃慕其名，征聘参与政事。后陈蕃被杀，株连何休遭受禁锢。其传世名著《解诂》即在禁锢中写成。熹平初，党禁弛解，何休召复故官，辟为司徒，迁谏议大夫。光和五年（182）卒于官。

何氏《解诂》行世之后，历代研治《公羊传》者均奉之为圭臬，流传广泛，版本繁多。现存传世之本，以北京图书馆藏宋淳熙抚州刊本为最早。此本字体严整，刷印精审。每卷首题“春秋公羊经传解诂”和“卷次”，隔行题“何休学”。每半叶十行，行十六字，注双行，行二十三字。白口。四周双边。版心镌字数、书名、卷次及刻工姓名。版心书名下镌有“癸丑重刊”四字者，为绍熙四年（1193）重修补版。原版刻工有陈沂、吴生、郑才、高安国等四十余人。其中高安国、高安道、高文显、朱谅、余安、余实等人于淳熙四年（1177）在抚州刻《礼记》二十卷。可推知《解诂》亦为此时期所刊。又据咸淳九年（1273）黄震撰《修抚州六经跋》称：“《六经》官板，旧惟江西抚州、兴国军称善本。己未虏骑偷渡，兴国板已毁于火，独抚州板尚存，咸淳七年某叨恩假守，取而读之，漫灭已甚，因用国子监本参对整之。凡换新版再刊者一百一十二，计字五万六千一十八；因旧板整刊者九百六十二，计字十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二。旧本虽善，修

缮任事者不尽心，字反因之而多讹。今为正其讹七百六十九字。又旧板惟《六经三传》，今用监本添刊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以足《九经》之数。”（引《慈谿黄氏日抄》卷九十二）。

抚州本校勘之精善，于黄震文中可窥一斑。黄氏所修之《九经三传》传至今日，仅存此《解诂》、《周易》和《礼记》三帙全书，以及《左传》残卷。其它经传均佚。此《解诂》卷首有何休《序》、《序》后接连《经传》正文。各卷后均注明“经若干字”、“注若干字”。卷终另附唐陆德明撰《释文》一卷。版心镌“公羊音”。其行格边栏与《解诂》版式相同，刻工名氏亦同。此种将《释文》单刻，独立成卷的版式，犹为北宋监本风貌之遗。它与南宋坊本之将《释文》散入正文章句之下的版式迥然有别。抚州本之所以为后人看重，此亦为主要原因之一。

北京图书馆藏抚州本《解诂》曾为明代著名学者陈仁锡、苏州世家孙朝让、常熟藏书名家毛晋等收藏。卷端钤有“陈氏明卿”、“孙朝让印”、“毛氏子晋”等印记可证。入清之后为江宁织造曹寅所得。故有“棟亭曹氏藏书”一印。开卷名家朱印累累，为此书倍增光采。藏印中尚有“海盐张元济经收”、“涵芬楼”二印，乃现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所钤印章。涵芬楼为商务印书馆庋藏珍本秘籍之所。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“一·二八”侵略战争，涵芬楼毁于炮火。其中珍贵书籍五百七十四种，战前转移别处，幸免于难。此宋本《解诂》即其中之一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，商务印书馆将涵芬楼烬余善本移交北京图书馆。《解诂》随之入馆庋藏。现经古籍整理规划组辑入《古逸丛书三编》，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，使罕见孤本成千百化身，以便学术研究者之用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